

他把我种在柳市

刚来柳市那段日子正值暑假，我借住在一间学生宿舍，白天在乐清日报社实习，晚上在柳市一家广告公司兼职，每天往返柳市、乐成两地。收入微薄，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开支，一想到暑假结束，宿舍不能住了，又要多一笔房租水电费，心里就堵得慌。

就在这个当口，从未出过湖南省的父亲铁了心要来柳市，说要陪陪我。我一听勃然大怒：“我一个人在这边挺好，20多岁的小伙子，有什么好陪的？”

第二天我就把这事忘了，但父亲还是来了。有天夜里我正往寝室楼走，老远看见有位老人拖着一条麻袋蹲在门口，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，这么一大麻袋，八十多斤的土特产。父亲有严重的关节炎，平时拎桶水都要歇息好几次呢。我心头一火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腿不好，还搬这么重的东西，简直就是脑子有病！”父亲颤颤巍巍拖着麻袋，嘿嘿笑着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买了早餐放在桌上，匆匆上班去了，一直心绪不宁。我提早回家，却没看到父亲，厕所、操场都找遍了，他又没有手机。正当我犯愁，父亲回来了：“我去了几家电器加工厂，问他们要不要人，回来时走岔了。”

“你玩几天就回去吧，人家工厂都招技术工，再说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不要走丢了！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晚上睡觉，父亲翻来覆去，嘴里不断嘟囔：“我就年龄大了点，走路慢了点，其他的都不比别人差，居然不要我。”我假装睡着，心里阵阵难过。

天亮后，我和父亲讲了一番大道理，把他送进温州火车站，我大呼了一口气。

晚上回来，父亲竟然还坐在房间里，把晚饭都做好了。我又惊又怒，刚想发火。父亲指着两大包线圈半成品说：“你看，我找到事做了。接好这些线圈就有150元，挺好的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住了下来，平日接一些“整理线圈、线卡、小彩灯”之类的小手工活计。后来我们租了房，父亲还操起了老本行，做木桌椅卖。

今年年初，我被柳市一家公司录用，日子逐渐步入正轨。父亲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周末到瓯江边散步，爬雁荡山。那段日子父亲就像个孩子，找来瓶瓶罐罐，种起了花草。

我在转正那天，带父亲去洞头海滩，父亲说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到海边玩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海浪一波一波拍



父爱白玉兰

对白玉兰，颇有些儿时情结，记得小时候，自家院子里有一棵两米来高的小白玉兰树。初夏悄临，树上冒花蕊，洁白香郁。不管是树叶还是花瓣，总似上了一层釉般地微微泛光。夏天傍晚，院子里的孩子们洗去一身的汗气，在树下的竹床板上嘻哈欢畅。爸爸总会摘下一朵白玉兰，用最简单的线穿起，系在我的脖颈上，也许这是我记忆中最初的父爱。小女

诗人的梦想

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，十五岁能赋相如，剑术自通达。”他纸扇墨客回眸间，随口唐诗传了千年，谁能只手书了唐朝半世风烟？说是李白，游走人间的诗人，用手中的笔，写尽了盛唐诗千篇。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李白的孤寂；“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，李白的气概……多么精巧的句子啊，以优美至极的姿态，诞生在了李白笔下。

若是古代，我想成为诗人，爱诗，像李白有那样丹青化长卷，传颂在浩浩千古之间。诗，是华夏民族在明月清风意象中徜徉五千年的瑰宝，是中国人的信仰，是人们情感所载。我愿成为诗人，把一座桥，一朵花，一滴水甚至一阵若有若无的风，写入诗中，将日日夜晚的情感，提笔嵌入了诗词。用手中的笔墨，勾画殿堂。

我以为梦想足以跨越时代。古代的诗人是墨客，墨客便是如今的文者。因为出生在

教师点评（沈浔）：歌词触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，引用式的开头，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内涵，彰显了作者的文学底蕴，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。文章突破时空限制，乘着想象的翅膀与李白相吟，感悟生命的诗意。“人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这是一种向往，是一个梦想。李白是小作者内心膜拜的对像，成为诗人亦或成为作家“我梦想成为一个作家，一位诗人”尽管会遇到挫折，同用墨，但“将自己以文字的形式姿态留在人间。”是小作者的心声。文章文采斐然，生动有致，颇具诗情画意。结尾“梦想是梦，撑开了天，敲出我生命的烟花，美丽而盛大。”意韵深长，余音缭绕。

是脑子有病！”父亲颤颤巍巍拖着麻袋，嘿嘿笑着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买了早餐放在桌上，匆匆上班去了，一直心绪不宁。我提早回家，却没看到父亲，厕所、操场都找遍了，他又没有手机。正当我犯愁，父亲回来了：“我去了几家电器加工厂，问他们要不要人，回来时走岔了。”

“你玩几天就回去吧，人家工厂都招技术工，再说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不要走丢了！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晚上睡觉，父亲翻来覆去，嘴里不断嘟囔：“我就年龄大了点，走路慢了点，其他的都不比别人差，居然不要我。”我假装睡着，心里阵阵难过。

天亮后，我和父亲讲了一番大道理，把他送进温州火车站，我大呼了一口气。

晚上回来，父亲竟然还坐在房间里，把晚饭都做好了。我又惊又怒，刚想发火。父亲指着两大包线圈半成品说：“你看，我找到事做了。接好这些线圈就有150元，挺好的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住了下来，平日接一些“整理线圈、线卡、小彩灯”之类的小手工活计。后来我们租了房，父亲还操起了老本行，做木桌椅卖。

今年年初，我被柳市一家公司录用，日子逐渐步入正轨。父亲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周末到瓯江边散步，爬雁荡山。那段日子父亲就像个孩子，找来瓶瓶罐罐，种起了花草。

我在转正那天，带父亲去洞头海滩，父亲说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到海边玩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海浪一波一波拍

孩顿时觉得自己不象野孩子一样了，乖巧地如花般静坐下来，让那花香，盖过劣质肥皂的余香，觉得自己像个小公主。这段记忆始终在我脑海里，伴随我成长，不曾忘去。而院里的那棵玉兰树，后来因影响了墙基，移送给他人。每每想起，总觉得无限遗憾。

如今，偶在路边看见玉兰树，仍会十分欣喜，在清晨与傍晚的凉风中，拣起儿时的记

打着父亲的手臂，一个大浪花卷来，父亲擦了一把脸，眼睛湿润了。中午回到柳市，父亲突然说想家了，下午就回湖南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无所适从，每天上班下班，房间空荡荡的。

半个月后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父亲好像受了什么刺激，一到晚上就读书看报，还买了一本词典，每天在写写画画到深夜。

有一天，公司门卫给我送来一封信，居然是父亲写的。字迹歪歪扭扭的，信的内容是他几个月来在柳市的生活感受，所见所闻。我也将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写下来寄给他。

“你虽然读了大学，有了工作，但还要时刻读书学习，这才是成才立业之本。”父亲信中的这句话，我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，却深深打动了我。当我在公司待了半年萌生去意，父亲来信给我浇了一盆冷水：“不要轻易跳槽，只为眼前利益，跳来跳去像个跳蚤，难成大气候”。原来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一些“工作6个月最容易跳槽”、“跳槽之弊”的文章。

父亲的信一封封寄来，这是手机、电话无法替代的。我能想象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父亲是如何边查字典边给我写信的，其中的艰难恐怕要比我编辑报纸难上百倍吧。

父亲是个典型的庄稼人，闲不住就种花种草种庄稼，猛然想到，那次父亲不远千里执意要来陪我，其实，是他要把我像种花草一样种在柳市。他定期写信，是要及时把握我在柳市的动态，及时“祛病施肥”，让我长得更好。

■徐 繁

忆，树叶婆娑，香气悠然。玉兰花开，并不怒放，也不张扬，只是静静芬芳，满树满树地镶嵌着象牙色的洁白。而我，总是会摘一小朵玉兰花，送给自己。深吸一口香，忆起渐渐老去的父亲。其实昨天是他的生日，没有礼物没有庆祝。祝愿他晚年快乐健康。

■ 张皓

力。但作家的魅力在前方，它占据了我的心灵，是我最快乐的源泉。有人说，他梦想成为一位教师，因为是一份有意义，可帮助他人的职业，是个了不起的梦想。而我说，我梦想成为一个作家，一位诗人。也许，它在别人的眼中，只是微不足道的茶后小谈，于我，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。我说，作家与心灵的诗人是我的梦，因笔下的墨迹是时间的见证，回首再回首，流连在自己的字里行间，会是一种多么意义非凡的感觉啊。我想：诗人也是如此吧！

这个深夜，夜空如漆，宁静悄然渗透了骨子。我用一支笔，写下了我的梦想。呵呵！我梦想成为作家，成为诗人，用笔墨将自己以文字的姿态留在人间。梦想是梦，撑开了天，绽放生命的烟花，美丽而盛大。

■ 郑怡诺

柳市镇实验中学 八（7）班

指导老师：沈浔

当世界在眼中逐渐暗淡

那一年，他刚学会上网，发现虚拟世界的乐趣，不仅仅是游戏、视频，还有最爱的音乐。

于是他不再需要辛苦地跑十几里路去学小提琴了，在网络上搜寻就可以找到教程。他即使担忧生计，也不放弃对于音乐的狂热。生病后，最让他得意的是在父亲富裕的时候能去学小提琴。他用QQ发来消息说，我能加你为好友吗？世界在这个生病的孩子前面打开了宽阔的路。

人生既孤独又痛苦，尤其在这个生病的孩子面前。他在病痛里苦苦挣扎着，为了能活着。如果没有人生目标，那船该驶向哪里？于是他与音乐碰撞了，发出了光彩。他知道自己病中也能做的事，就是拉小提琴。这不仅可以让他专注一件事，还能安抚他那颗焦灼忧虑的心。沉浸在音乐的他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蓦然回首，已几十年。这期间他拉着小提琴，并没有感到孤独、寂寞，日子过得特别快。

然而音乐也不能治好他的疾病，他只能学会自己注射，自己监测他的病情。偶尔嘴馋了，偷吃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日复一日，唯一能给予安慰的只有音乐而已。病情的严重，是从他眼睛总是模糊开始。以为能治好逐渐模糊的眼睛。可是父亲已经渐渐老去，而自己却无力为父亲承担生活的重担。生活开始窘迫起来了，几万块的手术费也难以筹措。借遍了亲朋好友，加上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的帮助，总算勉强凑够。怀揣着希望去了医院，却因血糖总是居高不下，在医院调节血糖费用巨大，只能失望回家。

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在黑暗里度过了。在还能看见的时候，在电脑里记下自己的记忆与渴望。如果有天堂，那么他想他会幸福，不会再让黑暗遮挡自己的眼睛。当世界在他眼中逐渐暗淡下来，就像蒙上了一层纱，怎么也看不清。其实很害怕，即使是小提琴也不能安抚这种恐惧的感觉。眼睛不好，受伤的事情经常发生，不是摔伤了手，就是摔伤了腿。他还是坚强地活着，对于亲人笑着说没关系，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

其实他真的很害怕受伤，不敢随便外出了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在键盘上摸索着留下一点点的感想。打开他的空间满篇的伤心文，看着心酸。近来他的QQ总是灰着，就像他的眼睛一样暗淡。空间也很久不再更新了，身影也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了。是眼疾更严重了吗？

偶尔经过他的院墙外听到响起的小提琴声，知道他还活着。生活对他真的残酷，先是让疾病慢慢剥夺他的健康，再让疾病逐渐剥夺他的视线，直至失去整个眼中世界。他到底还要失去多少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？上帝为什么不能先来救救他这个可怜的信仰者呢。

■孙建立